人类是地球的毒瘤，占据着地球最优质的资源，行着最恶毒的勾当。

至少，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一天，我正坐在一班正常起飞的空中巴士里，赶往位于非洲联盟的全球量子计算中心——磷谷。闲暇之中透过窗口望向那些擦肩而过的其它的喷气式巴士，却无意间发现了一架像是从21世纪老视频游戏里飞出来的战斗机。我身为软件工程师当然知道这种不连接全球网的驾驶行为是多么的危险，但是在我叫来乘务人员询问情况前，它就撞上了我所乘坐的巴士，磷烯电路模块燃烧产生的烟雾在几秒钟之内从各个接缝冒了出来，随之而来的剧烈的震动让我昏迷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从昏迷之中开始走向清醒，世界仿佛在我眼前重组，变化，最后定格在了纯白色，这是一个纯白色的房间。两个人，一男一女，出现在了我的眼前，简单的说明之后，我知道了我乘坐的巴士遭到了他们的劫持，现在已经坠毁在了南太平洋之中，他们劫持飞机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希望我在此完成最近的研究，为他们编写一个能够上传意识的协议驱动。这次离开东盟前往非盟正是为了正是为了申请研究设施，但是机会渺茫，因为在物种崛起运动之后，当今世界并不重视对于意识上传技术的研究，而过于注重对污染严重的航天技术的研究，致使意识上传技术在脑部扫描技术之后就没了下文，但是大众不了解的是，借助现有的量子计算技术，我们可以将程序像意识一样上传至一个特定的量子结构之中，凭借量子结构的纠缠来操控一个基本的物质，甚至是让物质实现自控，这种技术甚至可以达到逆熵的效果，这在刚刚过去的21世纪看来简直就是魔法，但是我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理论研究。所以在得知其它乘客都安然无恙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答应，并开始了工作。

我要做的工作，是编写出能将意识上传至分子量子系统之中的端口程序以及协议驱动，而一个被他们称作"仑子"的日本省女人则被指派为我的助手。这个女人的相貌与性格总是让我想起我的妹妹，但是她有一个缺点，总是会冷不丁的突然大喊一句什么"至高无上的Neurax神"什么的经常把我吓一跳，然后忘记自己的群结构走到哪一步了，往往得重来。所以当他们给了我更高的权限以后，我就提出了我的这个疑问，得到的回答就是，仑子以前是他们组织内研究寄生虫的生物学家，一次事故之中感染了自己当时正在研究的Neurax蠕虫，这是一种寄生在脑部的蠕虫，会逐渐改变宿主的行为方式以及思考方式，发展到稳定期以后，宿主会开始将自己脑内的蠕虫奉为神明，组织内对她观察之后，发现她凭借自己的意志和自己脑内的蠕虫达成了共生，而不像大多数感染者那样最终丧失了理智，所以我们最终保留了她的权限，甚至后来还提高了她的权限。

当然，这种蠕虫寄生也不全是坏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蠕虫分泌的一种物质可以让人永葆青春，毕竟仑子实际年龄虽然已经40多岁了，我却觉得她长得像我的妹妹。

权限高了以后就可以在组织的实验室内四处闲逛，我看到了许多平常看不到的让我欣喜若狂的老电路板，这些在外面已经被淘汰掉的硅芯片印刷电路板有些甚至还在这里使用着，我不禁好奇这个地方是一个怎样历史悠久的地方。当然我还看到了当时用来劫持我那一班巴士的飞机，虽然外形酷似上个世纪早期的战斗机，但是我发现它的头部被改装成了可以迅速吸附并切开空中巴士的外壳的接驳口。

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知不觉两个月过去了，就在工程即将结束的时候，仑子却突然停下手中的工作，对我说："走吧，陪我去看日出。"

"日出？"我从空中拉出时钟面板，指着凌晨两点多的时间疑惑的看着她。

"小伙子，你不能这么死脑筋"她看着满脸疑惑的我，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这里可是南极。"

仑质

起稿于2014-07-14

定稿于2016-10-24